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八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記

遊仙都山記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室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㒀而直一短而傴皆有面首曰婕姑嶂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亘石柱旬武而越有堂焉憇之堂之背多恠石若舞人若臥獸若枯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

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
霤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滋兩洞有竇
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繇名
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
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
鵁鶄梟翳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遊人濯
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
石壁出其右嶄兮若削隤兮若崩色赬而理疎又一
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圖

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
測之然未詳也是爲冉湖之峰群燕數萬棲集石罅
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艸若叢榭道士曰冬月
枯榜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
遺魚焉犾而糴鱗然卒莫得而陟也分爲章子峰豐
下鋭上徑圜如苞筍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壓於冉
湖不中髻稚矣步虛山於冉湖爲屏障其上群峰森
列若周廬羽衛散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
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僻奮袖而欹冠者黛碧紺紫

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予遊仙都未涉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竒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綵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黄帝之説必始於此也

錦衣衛經歷吳興丁公壽藏記

吳興丁公嘉甫既自傳其行事以書介予友彭子而請於予曰某年八十有三嘗仕矣有宦績雖弗顯然得奉摋衞稱京朝官今且營不食之地以俟没齒待

于一言以不朽按傳君名應莫嘉甫字也係出東漢陵陽侯渦自宋建炎可考者二十世徙吳興爲衣冠之族者數世考曰光祿寺寺正良材妣曰贈安人陳君爲人厚重耿直其自命廓如也少爲諸生有名負笈求師友不遠數百里已而遊太學登乙科試於禮部每爲主者所知然終絀弗之遇授雲南大理府推官滇故荒服去京師萬里宦其地者率左官賍士不靖其民君勤厲厥職無異中土歲時從御史臺行部郡國務核實不匿故又持大體弗尚披抉西南之微

何町辨柯夷漢轇轕賦歛不均吏緣爲姦君次舍所頓宿弊畢清一鹽筴小吏納金食器中以獻君欲發之曰若罪重緘器歸之州丞侵餉者以數百金獻君按之如法人莫不服其廉又稱其長者其治獄平反不可勝計最異者爲曲靖白盜事李存德存保者竊盜也指揮邀功自裂婦裩以爲盜劫人左驗定永刑已二十年君疑之命人僞爲軍士至指揮家曰將軍前命碎所餘布悉須之以証盜其婦覓與之色悬吻合也君白之臺盜得釋指揮獲罪君持法斷斷無所

瞻顧以爭疑獄爲崔慶守所仇又以勘順寧濫稅試其守二怨交作造機陷以百端會大計吏飛語飈發賴有左右之者得內遷錦衣衛經歷君薄其官竟拂衣歸二十餘年矣好讀書爲德不倦顧其中有自得者君之自述如此予徵之彭予知其不誣誰是樹美櫝管石槨達人所非而古有以自稱其善爲勞皆然昔賢如成子高樗里子趙岐之流皆自營墓地定儀制才如司馬遷楊雄各自傳其美瑰瑋非常杜征南功名卓犖不能忘情於山之顛水之下甚矣好名之

未可非也君壽藏在某邑之某里是爲記

紀事

萊陽吏部宋公殉節紀事

壬午仲冬虜大入逸破薊遂長驅而南破河間破清源破兗其他小城邑不可勝計已攻濟寧不下則析而東將過萊陽司勳大夫宋公方家居屬衆約法誓以衆守衆咸奮迅蓋公之毅勇素爲衆所信服又已卯虜陷濟南公守萊甚具邑賴以全且發粟賑饑有德於邑人故衆惟公之言是聽是時公之仲子璜司

李杭州感疾甚遣人迎公之官適與虜會所親勸公曰今虜勢如此他人往無名公就義何害公毅然曰誰非王臣而去父母之邦何之作書報仲世受國恩無去義于是遂分信登陴公守北門三面皆有重門獨北為平城公捐家資六百金鳩工晝夜建築為重城以自固他面或薦紳五六人協守公獨當一面自十二月中虜入境內蹂躪村落遥望城守嚴密不敢近公又購壯士夜劫虜營馘數級上幕府不解甲者五十餘日虜稍稍引退矣二月五日忽以數萬騎

掩至公率衆竭力守禦虜竟從東北隅梯而登令所守也有姦民大呼曰虜登矣衆悉潰公聞報急令人往西面調兵不及則率家僮宋岫等巷戰家僮被殺者三十餘人公項中刃力屈被執問之知爲薦紳也不殺求賂爲公罵詈求死弗聽百端搒掠身無完膚公氣益激烈終無金錢遂以次日遇害蓋是時同邑頗有以賄免者公旣死而虜問土人以宋公好行其德家本無財虜亦嘆息以去公五子止四子珣及幼子玧在家玧亦遇害珣被執乘閒得脫公初死時城

邑夷蕩有劉木匠者以老病獲免見公屍曰宋公善人乃至此爲具薄棺以殮珣歸始得易棺厝別舍一孫止二歲方恙時嫁母虔不免適見公屍置之懷中屍而去越四日而家人至見尚活又一孫八歲虜拔刃覘之數矣乳母力懇始釋皆天所以佑忠裔也嗚呼士大夫居鄉黨無城社之責。然天下郡縣一旦有事。非借巨室之加。有司者誰與共守。故如先去以爲民望。及甑惰以偷旦夕之安者皆非也。必如公之戮力致命而後可稱無負於　國矣。事已上聞當有殊

旌以勸來者予龍與公仲子礦同官且友善壯公之
節傷公志遇故紀其事以待采風之使恭之陷爲紳
死者若干人公最烈與予龍交者公之姪工部侍郎
玫中書舍人趙君士驥皆偕公殉難得并書　公諱應
亨字長元乙丑進士吏部稽勳郎中

表

擬北虜降附封俺答爲順義王廷臣賀表　隆慶五年

伏以

王威遠暢玉關歸朔野之臣　聖德覃施金璽寵虞

廷之賜列四門之外周家重譯來朝卯五原之邊漢
治與天合意百年通寇靖烽火於三陲萬里咸賓通
管絃於九塞統茲殊俗冠裳加日逐之封沐我華風
縉穀滿單于之邸民生胥慶 國勢常尊臣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玁狁强氛南幕直幽并之
野涓維醜類北街占辰昴之星性本陸梁最尤以爲
古無上策義惟荒忽蕭傳勸其讓而不臣高帝誇其
大風尚有閼氏之賂茂陵奮其武節難歸郅吉之遐
驃姚稱姑衍之山未問厥角車騎飲安侯之水復反

故庭至於吞噬神鄉祀龍祠於岱嶽憑陵帝宅遷劉
幕於伊川永嘉馬渡之年迭與五族周齊虎戰之日
謾說兩兒此皆中國無人以致蠻夷猾夏若乃烏孫
下嫁能無黃鵠之歌延陵請昏徒有白駝之獻輒號
弟兄之國寧論甥舅之親惟漢家繒醞落之封識言
九世若隋帝幸啟民之帳觴舉萬年傳鼓清渭之旁
刑牲便橋之上呼韓來附請居光祿塞邊頡利被擒
遙拜虢州刺史寵以殊禮爭言五帝難臣謂我成神
稽手百王雪耻至 大明之統御乘 二祖之聲靈

鞭撻戎夷掃清函夏虬髭廣月之將望交河而裁馳
織金文綺之儀掎陰山而往聘然猶五帥失律二使
不歸玄石貞珉高臺空倚和寧具劍鳴鏑時聞浩浩
榆川傳雲旌於黑帝莖莖土木驚毳帳於白龍三輔
柔麻再屯豹虎八陵松檟每護熊羆致使　列聖拊
髀佇想雲中之將　先皇旰食親祠太乙之官未有
虜運當衰車書爲國王猷允塞胡越一家者也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德儷雲官　曆齊鳳紀　分猷
輔理庭堅陳夏后之謨講武師中玄女教軒轅之陣

越扶桑而踰葱嶺瀛海環羅控北庭而護安西流沙襟帶惟茲俺答稱長漠南直盧當三部之中控弦有十萬之衆西躪上谷雁塞塵飛東渡灤河鳳城雲閉自違貢市歷諸鎮以犯邊挾我叛人據板升而開府封徼之內不有枌榆介胄之臣方愁蟣虱屬太平之嘉運有慕義而來王實彼孽孫翻然受吏邊臣協策元老定謀遂使盟歿降唐徙族太原之境於卑歸漢受封陟安之侯瑞錦文袍出銅街而試馬鏤盤金笲醉華軒而射飛施中國放麑之仁秉老酋舐犢之愛

面南稟朔願北外臣反左爲衽永爲保塞一介末迺先焚趙信之城尺組無勞自繫中行之頸既拔誠之若此自然革心彼好音之可懷許其戢翼 天子于是集公卿而博議採漢唐之舊章名王居西塞之房錫其盭綬部落領燕然之府賜以魚符設棨街於青塚之原龍章耀日立壇祜於白登之外虎拜崩塵敕勒夷歌迎恩鷄鹿之塞白題胡舞留郵瞷鵝之泉嶺表荔枝奪臙脂而染色江南霧縠掩狐貉而增溫固已編珠椎髻之姬棲遲漢月高鼻深眦之虜沐浴王

風矣若夫通其有無許之互市賈販南至富我三邊
金繒北馳衕同五餌小文成錦如觀蜀漢之章白麴
爲糵便有中山之醉歷歷塞榆之下錢貝紛葩咿咿
沙角之聲商胡交錯闤門晝靜鳴大鼓而戲軍幕府
秋清登高臺而燕客俠兒提彈人騎大宛之駒壯士
鳴箏家擁邯鄲之女貢紫貂於內府歲獻萬頭策明
駝以馳傳晨驅千里八蹄駿馬重開苜蓿之園四翼
天鵝自集昆明之水可見 王仁無外通北極於中
垣 聖武丕彰廓長城於冷海者也臣等備員樽俎

志奮鉛刀長眺風塵心慚玉帳欲犁庭而郡狄誠無
驃騎之功恐上游而壓人遂疑耿國之議頼　九重
之定策納爲外籓亦二帥之協心護此屬國緒非貔
貅猶分女樂之榮功謝陸生空有大夫之拜伏願
武以行信時揚威光　安不忘危毋言豫大引風力
於前席訪道觀圖任頗牧於邊陲乘時修障東奪土
蠻之氣復三衞而建牙西收吉能之魂環黃河而列
戍行見蒼蒼浴日來牦牛露犬之奇奕奕封山致鰈
魚鶼鳥之瑞矣

擬 上親耕籍田禮成群臣賀表 崇禎八年

伏以

元辰歲事朱紘開九土之華 王籍田功蒼馬起三疇之瑞農祇玉粒望青蜺以來勤 宗廟金盤感白烏而昭應禮惟致敬義實先民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六府修貢賦於虞年九穀辨職方於周代故春秋紀麥苗之事而詩書多黍稷之章彼其暑雨寒風已著齊民之術而允扶弟植曾懸呂相之書振古如斯于今爲烈若乃粢盛時薦非如原廟之

櫻桃獻種祗陳自出後庭之種稑爰有三推之義尤明千畝之文陳饗於宰夫國語載有功之典祇爵於太寢月令昭勞酒之儀以爲鬱鬯蕭茅求明神於圭瓚非若雉鱻羊豕陳時食於丹楹一以見致孝之嘉祥再以倡勤民之弘務故姬王夙夜太史仰天而順時漢帝明昭嗇夫循畦而布種迨至承乎之日方傅呂望之言洎乎秦始之初尚有安仁之賦歷諸史册允矣宏規自宣王一撥之儀拒彼虢公之諫若稍陵三年之詔感於賈誼之言故事雖存祗祓則廢黍生

鄙上將誇盛於殿中穀號餘糧徒徵名於扶游鉤盾
千畝未央備耤田之名鄠杜一金南山開上林之苑
從禽傷稼旣性習於膏粱持肉餉民便智昏夫菽麥
惟上輕民力擁富厚而食租致下棄農功挾輕淫而
爲賈此三季所繇貧弱九州因此荒蕪者也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一運協六符 道兼五德 錫茲秉
政斗中爲孝弟之王 整我神疆游外共華夷之主
自嬰神器採三代之遺文雅意中興備百王之懋典
念柴燔鬱灌神靈式於鼓鐘必覲圭占風膋香際乎

普淖當日月底於天廟玄鳥初來似星宿拱於北辰
蒼龍首駕青壇肅肅封人既築其壝碧草綿綿野廬
又清其道敞南郊之廣作實幽土之奥區臺號黃金
下繞灤河之餘潤門懸銅馬南通津海之修原隰壤
之名無非沃野廣都之産即是神膏鳩婦啣花春扈
陰於桑柘雉媒承翳亂嬌影于扶蘇若履若扶即有
烟霞之氣如繩如矢都爲綦繡之文　天子于是駕
金根之車乘青驪之馬前驅魚麗揚輕幰於芊芊中
隊龍驤動鳴鑾之噦噦夾奇柳而遵路春服葳蕤觀

名果之祓圖明紱緈緤祥雲翠幕九旗飄明庶之風

䮕露朱輪千畛隱朝華之鏡奏帝鴻之舞簫管啟天

直雲罕之幡朱玄炤地縹車黛耟爰陟降於靈壇紅

鞙紺轅載操勤於御耦青絲引靷知爲飾玉之輪文

繡衣牛應有糞金之獸或五或九公卿序班爵之章

斯萬斯千庶人來終畝之義念　山川　社稷之祭

肇祀於今乃　天地　祖宗之靈有年自古敢不念

小雅之南畝報賜嘗多因以思大易之西隣明禋有

托臣等濫庸車服似糠粃之在前觜力馳驅若蕉藜

之在肘彼土牛作象曾無闢野之功而木稼叢生難
作饑年之穀東南垂盡之力惟昇虎冠西北可耕之
田難招雁戶會助桑林之禱霖雨誰人妄意莊山之
金神倘可鑄茲臣承乎大典知　帝念我兆民益脉
臣欽哉　人主不享無勞之奉而室家盈止群下何
心尸位之餐即事爾深撫躬知愧伏願　防儉於逸
保富於民思青巾白馬之橫流皆是黎民之饑饉
郎紫塞黃沙之呼癸都因赤縣之荒蕪法　高皇即
位親耕遂有捐租之詔念　景陵因遊問稼隨陳箴

吏之篇則賦稅緩其二三京邑有海陵之粟繩沙通
於億萬遐方來融澤之禾矣

擬禮臣恭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表　崇禎九年

伏以

心爲王極文昌昭東壁之輝　日有嘗明離景煥西
瑶之彩受圖發祥於　主器繼鳳潛龍稽古豫贊於
元良鏗金戛玉旣生帝王之家而爲才子必親賢
哲之士以追聖人固本宜先　祖訓尤烈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之上嗣義號儲君大禮

著世子之篇春秋申嫡冢之訓自茲以往厥有貞固
推所繇來皆原教諭繼黃熊之遐祀惟賴啓賢延赤
爵之窮祥咸稱誦聖越稽古典莫備周官禔祿之中
不離保傅之手禮樂之器習于岐嶷之時環甲守官
皆端人正士授几進膳必說禮稱詩鮑魚嚴非正之
防雜綵有不衷之戒月朝左閣知爲孝德之長日到
寢門仍禀禮經之制故能養成聖德發輝圭璧之華
雅擅文章歌舞麟龍之望自舊章道遠善翼無聞靳
劓教于郎中亾秦之禍遂速法律傳于家令太宗之

業已衰金椎遂亾於姒代土梗徒悲於晉年廣廡高
軒逼異端之賓客豹姿鳳德執賤役而屠酤是在墜
波用符凶運外此以往猶可言焉若乃洛濱神仙之
姿河曲文華之譽東田起菀徒生控寉之妖西園讌
賓僅擅雕龍之技王鈞到洽風雲舒卷於樂賢潘岳
陸機輕俊翩翻於元圃答群臣之箋啓多藝菀之微
言窮七閤之緗緗出華林之奧錄雖博通萬籟學貫
九流自統修辭何關治道非麟趾之明義燕翼之淵
謀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五緯調文　三綱闡

契　學窮墳素拜圖姑射之陽　義洞儒玄訪道崆峒之上石渠秘錄詞章直過於　宣宗錦水名箋書法可繩夫　神祖惟文筆擅於數世而道統傳於一家況啓出　帝妃早受玄狐之籙發生　天妹嘗膺赤烏之祥惟神誕神以聖繼聖豈特漢家七制爾雅溫文曹祖三朝各嫻詞賦而已哉　皇太子玉裕澄姿金昭茂質　東朝早建宿慧流聲西面承　宸少成合譽廷尉辦獄少茂陵之六年師曠審音餘子晉之二歲雖稟生天縱不藉詩書而蒙養聖功嘗親孝

彥秉年德之方富如日初升乃道術之宜知似泉學海故敢爰稽古典明獻舊文上塵 聖懷伏 俞臣請開承華之省進彼儒臣闢玄圃之閒召茲端士且前佚後北官備拂弼之儀冬羽春戈東序企文武之業香浮銅雀揚虎幄之蘭芬書壓銀鱗展魚箋之竹素卷從天祿青藜分焰於秋坊視撤鶯鶯班管飛英於春禁鄉經疏廣賓從未祖之期稽古桓榮企紫方輝之日東華名士稷下淹儒莫不望九旗以裴裴趨三舘而肅肅先明小學 天家應對之儀繼講尚書

帝訓君臣之典或稱春秋之義勸誡其心勿讀申韓之書濫觴其志臨編淑問似袁樞之對文終因事納規如邢峙之非厨宰從容燕坐指 祖業之艱難反覆抗言陳民生之利弊用以切磨粹質涵靜神姿使在沖齡同符上聖如離輪始炤登若木而迎暉似寶玉方含入荆山而剖璞必能使重光累葉明兩揚聲臣等未嘗學禮徒知視寢之篇豈曰聞詩但咏卷阿之雅任惟惇典慚漢相之舊儀官帶宮寮愧家臣之秩實仲宣崑壁無才侍讌於芙容孝綽剛條何貌

聯光於圖畫然徽存忠愛思鳳曆有道之長必廣導聰明在　龍德方潛之日用是虔　請綴以陳辭伏願　儀宸早開　樂風隨盛念　泰陵堯舜之主六歲而大臣見於　文華思　宣德風雅之朝十二而榮國等爲侍講如　高皇帝儲君昭鑒之錄特賜青宮若　文皇帝聖學心法之書早貽　崔禁史官方正之士必通博若宋濂　內庭馴謹之流須溫雅如覃吉則百千萬億德盛於九皇六五四三祚長於二代矣

擬詔復建文紀號廷臣謝表萬曆十年

伏以

聖篤懿親隆號術一朝之典　天懐大度紀年昭萬世之公同爲覆烏之宗入蠻中而不返共是斷蛇之裔倏代邸而更呂葢　帝德無私知廢興皆繇于天命而史書布信以歳月必係于王朝錫類之仁久宏於　烈祖正名之義有待于　文孫聿追孝思寧維達識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披圖戴玉自然神器所歸依相居巢亦有人君之號曾登鳳扆

之上曆數在躬雖遇龍興之期名稱不改昭華應授

罔已刻璧而沈河龜冑旣遷猶且析珪而建社燕祭

臨淄之廟周崇景亳之封雖在勝國侁方有此隆恩

懋典是惟異姓何況同枝虞代放勳亦受終于文祖

堯承帝摯本繼統于高辛均為得姓之人寧知當璧

而貴是以霸陵始至所誅異姓之兒白水中興不撤

西京之祀昭烈待季玉之禮尚號通人梁武命子恪

之言眞為達者自皇風遐塞末世伎猜一失金椎惡

便同於桀紂苟辭玉曆祚必等于堅敖宋室洪枝遇

榮期而盡剪蕭家龍于飽景栖之一衞或一姓相承
而法同污屋或數年屢業而廢極緇戓况乎漢武建
元人主因之而立號軒轅作曆史官依序而紀年不
問德之昏明惟論祚之修短故雖于業無道不華大
明之稱假令吕邑踰年豈襲元平之月若我　皇明
之彪駿仰惟　高帝之鴻恢泛彭蠡而戮蚩尤尚封
後裔跨朔野而驅玁狁特存史書見聖人大公之心
爲王者盛德之事何變生于再世而典缺于　累朝
聖必反經事如有待兹葢伏遇　皇帝陛下　體符

太乙[illegible]德並三光受蘭葉于翠嫣之川神靈爲治得玉璜于磻溪之側肅乂皆臣統萬之城巳維疏屬樂浪之郡方戮支所憑文物而撫神圖歘然不足考典章而思天造憮焉動懷謂 建文君者 太祖之元孫 文皇之猶子志存儒雅性本仁柔薄稅斂租時下漢初之詔更名定制頗好周官之書天下以爲太平朝廷亦無失德惟是資非英器外憑威强輕與儒生內斷幾事屬 名藩之塡撫帝制國中又諸父之尊嚴勢侔京室而諸臣徒有馮敬之悍會無賈誼之

謀但聞尊主之權如身使臂不識維城之義自葉流
根晁錯之計一行灌均之辨日急于操芒刃試此腕
胼身自草茅處人骨肉漢使者來驗玄冕忽成綪衣
姦男子上書朱邸鞠爲茂草披玉衣而焚內殿禍等
璇宮乘牛車而適蠻鄉愁同蜀道恭宗環視　在天
憐懷此皆群下効吠堯之忠而使　聖人假乘龍之
便燕山一旅電掃星流河北諸州飈飛籜捲擁三衛
之衆狼纛晨馳破九門之軍龍驤宵逝白旗黃鉞渡
濁河而濟師赤雀蒼鷹臨大江而飲馬然猶大明宮

襄戎服談玄華林苑中佩刀講義讖成燕子竟比臨
平之函議剖鴻溝不救景陽之井遂使牙檣飛渡維
舟朱雀之航金門自開繫馬蒼龍之闕爰登大庭之
庫一望咸陽之宮玉女窻扉無明珠而壓勝仙人觀
閣視神劍之橫飛空聚茂陵之書文武道盡竟等吳
宮之燬寔祿無靈憐此龍章付丹丘之一炬或云魚
熙訪崆峒而不歸惟我　文皇帝備法駕而奉　孝
園執玄珪而謁　高廟白茅掃地紫蓋清宮哭遺尸
於煨燼之餘葬故君以璵璠之禮已而李官假幣始

成奸朋之懸令甲更新遂有革除之號亦新朝之希
旨豈　大聖之本心用懲一時本非敝國仰惟　康
訓有練子寧可用之言以至　英皇釋建庶人永錮
之罪蓋議親則子圉爲晉文之侄議貴則盤庚猶陽
甲之臣以德則儒術爲宗而非有泄狗弄琥之醜以
罪則當門是剪而非關賜醢加劒之兇撫事論情援
今證古爲謀失策誤聽家令之小忠自極兵威猶有
湘東之善辭周公不利孺子難免成王之疑太甲顛
覆典刑惜無阿衡之佐且也存其帝位不行前代追

廢之儀何以華其紀元豈成　聖朝信史之義本殊跖蹻之末嘗沿大統之名若比流竄之君尚楚共和之號不有廢也其何以與祀巳忽諸更將誰忌苟非　聖明宏量坦然堯舜之心豈有廢德淪胥復敷皇王之曆臣等史慚直筆禮愧專家嘆朱張之膺揚則風雲動色思方黃之雉介則日月爭光本是神孫值伊邪之鐘慶嘗聞遺老痛蒼梧之不還幸當不諱之朝見此度外之事伏願　經綸順理　道德爲師合萬國之歡心奉承　宗廟親九族之惇叙肆授几筵

錫賚頑民卽移忠于來禩永思 聖祖本大孝於天
經行見甘露白烏來彰博愛之瑞亦且金芝華木嘗
胎景命之符矣

擬 上納詞臣言 詔毀三朝典要群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奠安四極秉正議而屢昌期 昺耀九光闢邪說以
彰大孝自是非既混海內憤鬱者二年而忠佞攸分
聖人澄清於一日當昌言之會周道廓如獎風人

之書橫流永定三綱未泯理不嘗回　九廟式靈頓
於斯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人君爲
四海之主首辨者忠邪國史昭萬世之公難流者善
惡自睢淵杳杳遺赤水之明珠而止棘營營點青蠅
於艮璧時方棄德天或宵淫明爽有未融之孽南山
與不弔之嬰嘗鬩魑魅炎襲冠裳倍有狐貍遂操觚
筆是以靜言之族不與論而斥蘷崀華辯之夫罔著
書以誣游夏漢鈎二部清議之口不緘唐裂五王格
天之功難掩若乃平陵起義巨君作誥者一篇淮南

用師承祚書叛者三族惟一時之可飾豈千秋之遂
輩以至王珪兩朝之書非寇準而稱丁謂蔡京哲宗
之錄祖安石以誣宣仁不畏鬼神安知名教何意
聖代之御物而有穢史之惑人蓋雀禁未開宮中分
枯菀之迹而椒風方熾姦人生睥睨之心以至馮玉
綴衣攀髯湖而政酷遂有雀釵騣馬坐邢陽而不辭
叩紫闥以力爭執掖庭而問狀臣義應爾因勢以劾
自元惡之借神當 先朝之末命爾時右祖之輩多
馳節甫之門屬有貳心之臣咸拜聖娩之座北門秘

獄白馬堙流東觀掌書青藜分火致使辛陽才子更爲檮杌之名全步險情翻稱鴻鵠之翼寃同黨籍元祐之賢既登罪等天樞武周之符速毀幸涇渭之終辨仰 日月之嘗明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運懋玄期 德同順紀 奮茲九翼自藩服而御天 駕彼二龍握乾符而宰世大風已弋無用軒弧鬭兩既圓方知禹鼎念 慶陵王邑之日實岌危疑丁兒當觸國之時力爲掩覆承華寂寂專諸之劍幾成玄圃茫茫滄海之椎一奮彼根株有在宮庭之隱難窮而

處置太輕儲兩之身何賤且也昔年妖帖幾攔　兩
宮之門何以今日凶謀便無十日之索輕重在手觀
望可知長源瓜臺之詩乃成罪案伯言武昌之表反
屬厲階此億姓所以拊膺　百靈爲之憤嘆者也至
於　皇考二十年黃離毓德四海傾心三十月紫極
騰輝萬幾就理日當桑野忽龍馭之上升日掃勾陳
邈鸞軒而莫及雖無玉女傳聞天姥之遊豈有神方
遺恨茂陵之樹漢高不服藥乃可罵醫者而賜黃金
趙盾不弒君豈遂執董狐而焚青史此而可忍何所

不爲至于七緯初淪不灑蒼梧之淚三星獨耀翻思金紐之祥內核龍顔璿齋不啟外臨鳳幄沙麓幾興不賴排撻執義之夫豈有退避之日當時遺聲剩珥之論本爲姑息之心何意文帝代來更厭清宮之將豈聞治平親政遂憎撤簾之臣此因大盜秉鈞方變蒼而爲白便使群邪執簡本欲蓋而彌彰淳于受許氏之金武安通淮南之款結外戚而傾　國李訓稱調護之勳奉　社稷以畀閹奴復于方册之典揚雄劇秦之暇日作此一書安仁草莿之餘功更成數卷

人心已亂將等龍蛇毋事矯誣何堪朱墨彼魏收亦
骨姑免剖斷之刑而肯布詞者可無水火之界惟我
皇上乾清侍立之日親見宮府危疑及乎　信邸
在潛之時深恨鯨鯢作孽採諸直道十行之玉札時
頒削此淫文　累朝之金匱永靖臣等銜憤調劑道
愧廓清昔如王氏誣辭禍貽紹述近恨焦芳曲筆力
詆高賢早屬望于元良人日東朝私黨後誅鋤於國
逆自疑西市餘冤當　國家纘統之間揭敢貪天功
為已力屬賊臣竊國之日不能奉神器以授人幸逢

攀鳳而駕車再從辰放快覩裂夔而冐鼓復展文昌

此皆　聖主任掃除之勞而使臣子受蕩平之福伏

願　除惡務盡　去邪弗疑須知柳市之芻尚有遁

謀之客弗使桂宮之內復流異見之言狐鼠雖焚可

無上指天而下劃地鳩眼難化恐其南走越而北走

胡仰　棖栒而興哀益見奸回之不赦法春秋而曲

治豈憂饞賊之難知行見瑞表榮河帝貽延喜之玉

師成丹浦神避軒轅之臺矣

啓

同門公請黃石齋座師啓

伏以昴鉉有喜夜光呈冠珥之符泰茹初升少微開黃澤之氣引繩墨於公輪之手材並棟梁挑詩書於闕里之堂人成圭璧潤能千里驚稗海之分波樹以十年愁鄧林之非秀托駿蹄而歷塊行地無疆附大翮以升雲負天何力恭惟師臺體鍾方大德叶柔嘉冥悟因心子房以之協策沉潛先物顏氏所爲庶幾每飯而不忘世嘆中壘之蹇蹇披幃而斯在人驚叔度之汪汪正直剛柔義兼箕範毅溫廉塞美備虞廷

固巴姿姿二八之間匡翼五三之業而邂才會府纈
英蒐林浴義和之麗辟明於軒鏡命海若而恢網無
假任鈞某等儀傀陸鴻材同社櫟觖望風雲之路慾
等標梅嬋媛文史之間情均叩角而詎意求士千里
鄭莊之所擅長知巴一人虞翻可以不恨遂使入隋
家之寶匣便號靈蛇遊穆滿之天閑無非騄耳此如
蠶眠崔葦遇纖手而作宗彝金散淵沙鑄洪鑪而稱
于莫豈惟恩遇實奉君宗茲者時入長贏律當仲呂
鶯啼芳樹客傳社曲之遊花滿瑤林人在京臺之上

敢循南澗摘蘩藻以羞王公用滌東榮奉壺觴而承
詩禮伏惟暇豫假以從容使得周旋聆其餘緒則西
河之側嘗聞援琴而歌舞雩之壇或有振衣而咏觀
風流於列國之士賦詩者七人會中和於一師之門
講德者四子

論

蕩平正論

天下何以不蕩平哉經之所謂蕩平非後世之所謂
蕩平而後世之所謂蕩平適足以長天下之亂也夫

三代以後人之性情既不能純一而天下之勢亦有所叅錯而難齊故雖小有倚側亦未足爲天下之大患惟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一時之政令紀綱賞罰是非必有大不服乎人心者君子起而爭之則不能無所過激於是偏黨之名必歸於君子而朝廷之上且以爲必絕去清議之人翦除剛方之輩渊然無君子小人之目而後可以適於蕩平之路嗚呼此國家所以淪胥也洪範之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而又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其故

何哉天下好惡而已善人之可好惡人之可惡天下之所同然也使投以無心察以局外則雖庸人無以異於聖人惟一入於私意遂至於顛倒而不自覺是以君子之好惡未嘗敢獨斷于心而必察天下之公論又必觀諸古人之所謂君子小人者而求合其說不欲奮然獨任己意以爲公也嘗言之矣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觀此則聖人之好惡概可知矣後世惟武三思不然曰我不知所謂善惡但覺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故凡欲盡去天下之

所共好共惡而獨行其意則中庸所謂拂人之性而武三思之流也夫人之情苟非大聖皆不能至平故雖在君子亦不免于過激之論太甚之辭惟其身必履于名教言必依于清議故卽小有異同而必不至於大決裂小人不然所輕者名教所厭者清議也而惟己意之是循夫循己之意則亦何所底止哉而君子執正議以爭之則曰此偏也合衆論以制之則曰此黨也當是之時小人之論以爲天下本無事也獨此數人者爲偏爲黨以撓亂吾治于是行誅勠之法

施驅除之計而善類空矣彼小人者偃仰樞軸之間
恣其意之所欲爲而群小人者又倡爲和衷之說不
植黨不干譽之言以附和之上之所行下不敢爲之
阻彼之所是此不敢以爲非異同頓消議論寂然則
又群相稱曰天下從此蕩平矣嗟乎此豈蕩平也哉
旣以强勁持論者爲偏而以漫無可否者爲無偏以
同聲引重者爲黨而以承順阿世者爲無黨是以大
臣之專恣日甚而天下之怨憤日深朝廷之上又誰
知之而誰言之者人主徒見昔者之爭囂而今日之

安靜也以爲向者偏黨而今者蕩平矣孰知壅蔽之患危亂之形自此而始哉愚以爲洪範嘗言之矣王道苟不歸于正直則不可謂之蕩平也夫一人之微一家之事處之不以正斷之不以直則必有不能平者況乎天下甚大豈能奮其私智以盡鉗其口哉故上不正直而天下尚有議之者猶可言也上不正直而天下遂無敢議之者其禍不可言也正直在上而天下見爲蕩平者太平之治也正直在下而朝廷以爲蕩平者速亂之道也當東漢之末淸議在黨錮諸

君子磨切當世之貴人公卿側目以爲天下之不蕩平者在此輩也其後誅者誅逐者逐錮者錮當是之時胡廣之徒從容拱默以居大位桓靈之君方以爲無偏無黨也而漢以亾北宋之末淸議在元祐諸君子排擊邪說用事之臣以爲天下之不蕩平者在此輩也其後死者死貶者貶安置者安置當是之時蔡京之徒悠優好樂以慶豫大哲徽之主方以爲無偏無黨也而宋以亂豈非明驗哉而後之人乃爲之說曰漢亾於節義宋亾於黨籍夫不誅殺節義者之罪

而昝節義之士不恨㮧黨籍者之惡而咎黨籍之賢是何好惡之異於人乎此洪範所謂反而已矣所謂側而已矣後之有國者專用正直之人行正直之政以要于王道尚矣卽不然而使正直之論嘗發于左右以與用事者相制而不偏則雖有議論之小紛而尚無危亾之大患甚無誤聽小人之說去正直之人以求蕩平之象如漢宋之季世哉故言蕩平而必言正直者箕子之說也不言正直而言蕩平者大姧之說也又安可以不辯耶

御將論

世有太公穰苴白起韓信之流而爲我將則尊其位重其權付以方面之寄不從中制可也時苟無其人則將終身捲甲而不用兵乎蓋人主不可以不知兵人主苟不知兵則必有知兵之相在其左右審其人之短長量其事之情勢有必勝之算無欲速之心有先幾之言無事後之悔事主於必斷令出於一門使奉行者簡而易遵受命者信而無惑故能坐致强敵而中主威於天下也後世所以數敗者君相不能知

兵而回惑過防始懸一令又以一令繼之前後不相應弗顧也始用一人又以一人參之彼此不相能弗知也又況將權不立軍無統帥各受指揮皆得馳奏誇巳功勛成人癈痏其外之淆亂既如此廟筭無主共出巳意灑掃薰腐之輩偶獻無稽之論朝廷即倚之爲方畧軍較輿臺之流訛傳道路之言廟堂即緣之定賞罰其內之眩惑又如此雖有古之名將猶將趨而蹶焉柰何以責庸人哉夫兵之爲事必成敗之形既成而後是非之說可論方其未定非深於兵者

不知也故毀譽易生而情形易變况乎人主之用兵也非有好勝之心則有畏怯之意彼小人者乘之爲進取之言以投其勇爲危恐之形以激其懼卽烏得不信而用之也故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小人非必險詐奸回欲危亂人國也惟其所見者淺不知大體而妄與師中之議苟用其言必足以撓將權而敗國事是以大易深戒之不然彼小人何處可用也而獨於用兵也

公孫弘論

平陵侯建嘗說衞大將軍以養士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此其深中帝心而保有功名者也及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不聞見惡於帝何哉夫武帝雄主也不欲移權於下彼親見貴戚之族結私交養死士睥睨兩宮間故痛恨於田竇也青以椒房之戚嘗握數十萬衆橫行匈奴此其人非可見嫌於人主者若弘以六七十老布衣受知遇至宰相封侯雖賓客日進豈人主之所忌哉且當其時天

下奇材異能之士縱橫詭佀之儔帝皆招而致之矣
弘之所謂賢人者雖不可知然大約經生掌故之流
如與太常博士所議者而已至於朔方之難則絀於
朱買臣弓矢之議則絀於吾丘壽王而又時時稱長
孺之賢彼蓋內示魯鈍以投人主之所欲而外示寬
容以收天下之譽弘亦智矣哉夫古之小人雖至忮
險亦必時有所延獎時有所縱捨而後其惡可行豈
惟弘哉張湯酷吏也猶能厚待賓客故人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故能以此動天下我見今之大臣不然拒

人千里之外以自託於絕私奉公一人非之則憤然
而起相與詬厲不勝不止繇是觀之弘以功名終而
湯有後未爲幸也彼公孫賀劉屈氂擁客舘爲馬廐
車庫而卒不免於誅嗚呼人主之所惡豈獨以私交
哉

劉隗刁協論

王處仲才雄氣横要非以人臣終者然拜收以前遊
志未露始與深衷本乖純節然猶外修邊幅内顧家
門若有智者致柔而馴擾之君臣之際尚可以全若

能伺變而利導則反強爲弱須臾間耳故謂激之亦反不激亦反非刁劉之罪者非也夫王氏之專晉也久矣二子以疎逖之臣當人主腹心之寄而欲剪其強藩巨族此必非可以白簡從事奉尺一之詔以行者也而二子欲以虛名禁制之不亦疎乎蓋嘗其時導固借敦以爲外援敦亦恃導以爲內主然導巧人也既以爲晉室之元老矣非忌於敦反者也彼惟知必不爲二子所見容故陰通外鎭欲全門戶耳二子討惟陽以體望推導而卽借導以少裁諸王之橫此

管子所以下高國而得政於齊者也處仲何以爲兵名哉且夫君子之欲有爲也必先自固其交收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謀人周顗戴若思之倫皆一時人望而覬以細故論劾不少恕當時朝士無不側目持此涼涼將安爲乎夫履危處弱之勢惟君臣緝睦人心內附而後徐觀其變以赴之荆江二州之地外禦強虜內備京邑遷延歲月未爲無隙也桓元子挾廢立之威擁兵入國王謝和遜以處之元子竟歿而晉祚幸以無恙夬之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夫無

謀而勇決未有不亂者也庚元規之激蘇峻楊國忠之激安祿山盧杞之激李懷光以此成禍亂者不少我獨悲二子有尊主强國之心而無其智遂同為首禍也